

再见， 伤心

伊丹·著

作家出版社

再见，伤心

我还想相信这个世界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再见, 伤心/伊丹著. -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6. 9
ISBN 7 - 5063 - 3748 - 7

I. 再… II. 伊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98265 号

再见, 伤心

作 者: 伊 丹

责任编辑: 贺 平

插 图: 肖 雄

平面设计: 郑 刚

版式设计: 王 欣

校 对: 张 丽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389299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清华大学印刷厂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数: 110 千

印张: 5.25

插页: 4

版次: 2006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063 - 3748 - 7

定价: 13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草莓心跳



那天我的桌上放着一盆草莓，有人在楼下招手。

上楼梯的时候，每上一步，我的心就沉下一阶，他吃草莓的时候，每一粒草莓都是我突突的心跳。

太阳快落下的时候，这个人走了，晚上一点的时候，电话响，他回来。

门一开，一脚跌进来的，抱着我说一刻也不要我离开，血管突突地敲打着我的皮肤。

过了好久，冷静下来，“一起睡好吗？”他说。

天花板上有个大大的圆月亮，是蜡烛透过烛台亮汪汪的影子，蜡烛还没有熄灭，我看了他的脸。

我们开始爱，后来恨，再后来又爱又恨，直到爱也没了恨也没了，情也没了义也没了，终于变成陌生人，我们多么伟大！

“你为什么把事情都要做到尽头！”

“我不想再自欺欺人了，你也能吗？”

话刚落音，“哗啦”一下，阳光就钻进了乌云里。

雨停的时候，我不想哭了。

我还想相信这个世界。

城市夜未央.....●



这个城市有许许多多酒吧，白天清清淡淡、无色无味，夜晚降临，红灯绿酒、人声鼎沸。无精打采的白天休养不了一天一年年的通宵达旦，赤橙黄绿的灯光即是最好的彩妆，残留在墙壁的憔悴、桌椅的暗淡，被精心设置的灯光冲碎了。疲惫的歌女在午夜的卫生间上妆，她还要奔往下一个去处，镜子里的面孔就是城市夜未央的酒吧。

借着酒的力量、酒后人的自醉，酒吧将整个城市的百般心态尽收眼底，最悲的悲剧、最闹的闹剧都由一张张嘴说出，新鲜的、苍老的，将酒浸泡成一把万能钥匙。酒，没有什么比它更黏稠——把一生一世的愁与乐浓缩在酒过喉咙的一瞬，也没有什么能比它更清晰——让人在酒桌上潦倒与荣光尽现眼前。沉默的四壁、冷傲的玻璃杯、服务生漫不经心的眼神，把再刻骨的故事都抹开去了，生活还要继续。故事一层层地垒在地面上，人来的时候踏着这些故事，走的时候又丢下一层。久之，绿的变成浓绿，红的变成恶红。凌晨时分的酒吧只有两条出路，要么清清醒醒做人，要么一味醉下去。

酒吧打烊了，有人意兴阑珊，在街头张望下一个去处，仿佛将夜拖得无休止，再也不用面对现实；有的人坠入了醉的井底，世间万事隐退了，唯一的知心是酒，由它陪伴，成了活着的全部。服务生一副不变的神态，既不冷淡也不热情，知心又像完全不在意，给每个客人端上酒，换烟灰缸，用白色的餐巾擦去桌上的酒渍，千篇一律的动作，例行公事，又充满着无尽的人情味。他悄悄地站在桌子的一角，斟上酒后悄悄地退下去，不动声色的谢绝，还是留有余地的悉心？

凌晨将至的酒吧，地上落着脂粉，空气中悬浮着未了的

心情。醉了的人已双眼迷乱，分不清街灯人影，未醉的人彷徨街头。最可怜酒吧里喝完最后一杯酒仍然未把自己搞醉的人，他哄睡了酒吧，谁来哄睡他呢？服务生又摆上晶莹剔透的杯子，日子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，一个故事复一个故事，开始，结尾，结尾，开始……时间在前行，即使不知道明天如何度过，明天依然会到来，后天、大后天接踵而至……

我像一个老女巫一样在家里哭得天昏地暗。哭声像浓烟一样乱窜，呼啸来呼啸去，在空荡荡的四壁撞上去，又弹回来。

窗外的天空更像是一面镜子，不敢开窗，不敢看丑陋的哭相，那大张的、裂开的、干燥的嘴巴，不敢相信那是我自己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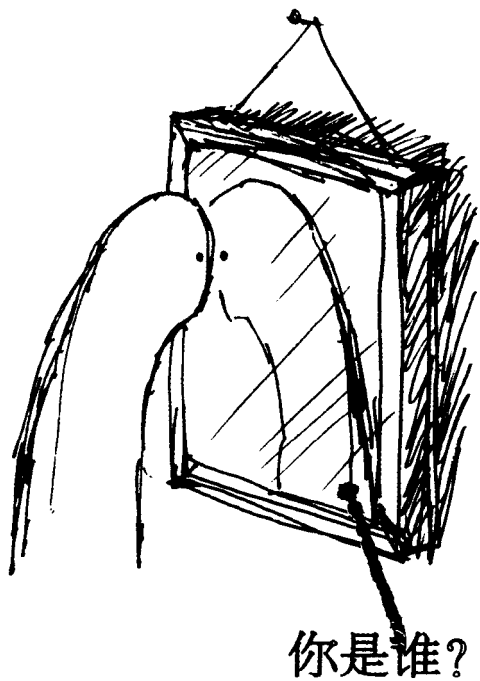
黄昏到来的时候，袖子、床单、毛巾，散发着眼泪咸腥的气味。我终于打开窗子，城市已经灯火阑珊。

即便是走在大街上，悲伤仍然汹涌澎湃，像翻滚的霓虹灯。眼泪太多太多，眼眶很累很累。

明天该怎么办呢？

明天该怎么办呢？黑夜是一个人的事情，白天是一个人和这个世界的事情。

明天该怎么办呢？一张空桌子，一杯酒，明天该怎么办呢？现在是晚上九点半。



你是谁?

坐在我对面的这个男人，穿着一件深紫衬衫，裁剪考究，令他看起来宽阔挺拔。眼神温驯，瞳孔藏着锐利，衬衫别在了裤子里，前身线条笔直，后背的衬衫在灰黑的裤子里微微鼓起，像某种海底动物。

酒吧里人不多，音乐稀稀疏疏。他从吧桌旁边走过转身坐下，像逆风游动的紫色影子。他长头发，系起来在脑后，头发夹杂着麻白色。他的面孔清晰、亲切，不像他的头发那样苍老，衣领最上面的扣子没系，喉结处露出深褐的小三角深渊，领口挺括，与里面的身体若即若离，不像一件外衣，像与生俱来的一个同伴。

他手里端着两只酒杯，坐下来一杯酒递给我。他的手指整洁，长着细小的汗毛，手臂上袖口有讲究地挽两折，折起的褶皱明明暗暗。明黄色的酒，边沿飘着细碎的泡沫，他用酒杯对我示意一下，喝了一小口。这杯泛着神秘泡沫的明黄色的酒，我从未喝过，它有货真价实的酒的真谛，微苦、清逸，从喉咙滑下去漫散开来，踏出了一连串柔和的小快板。四周的景象映在了我的酒杯上，尤其是他的紫色衬衫，像凝结的一抹紫，四周盛开着灿烂的灯花。

也许是他的紫色的衣服和挽起两折的袖口具有改变时空的魔力，半个小时前我还在泪流成河，此刻却流向了另一个时空，微醉的酒让我们说起话来。

“想哭就哭出来。”他看出了我的意图。

我没有吭声，我甚至想白他一眼，你是谁？你为什么要知道我的秘密，或者，你已经知道？为什么你现在才降临，为什么当所有的事情都不可收拾地变了颜色的时候你才降临！你现在在我的对面又是谁？想看我的张皇和一败涂地

吗？还是你想让我看到我自己的坍塌？

你却笑了笑，气息从酒杯上空飘过来，携带一股静悄悄的轰鸣。

此刻，你坐在我的对面，我盯着你的袖口和握杯子的手指，开始有点紧张和害怕。也许是衣服那具有魔力的紫色，暂时降伏了我的身体里呼啸乱窜的风暴。看着他衣领下的敞开的小三角不断地变幻着形状，渐渐变成旋涡。我挣扎着不被那旋涡吞噬下去，突然感到我一直怕着却又在等着的时刻来了。砰！你把酒杯放下，与桌面相碰发出了一声清脆，同时拍响的审尺响彻云霄，从天而降，我知道我首先要做的就是：如实招来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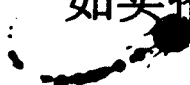
FOODBY SALES



身



如实招来



是的，我做了一件很蠢很蠢的事情。你想象不到有多蠢。

是的，生命中的几个年头在我照镜子的时候执意地把它掩饰在面孔下面，以为我可以锁住它，把它消融。

是的，我的脸上现在还没有长皱纹，我想一切还来得及。

是的，我老有那么多的眼泪，我想象污垢可以从我的眼睛里流出，从而洗净一面窗户，我仍然可以光彩照人地看这个世界。

是的，很多时候我没有勇气，我紧紧地护着内心的一件东西，是我的怯懦吗？

事情就从那天说起，那天走了很长很长的路。路过那个人母校的时候，他回望了一下，笑了，说有四年没有路过这里了。然后仍然走着，那个夏季的傍晚有风，风凉凉的，一切都好像从白天的灼热中安宁下来，一边安宁一边有了颜色。越走越深，出了一个胡同口又拐进了另一个胡同，有个酒吧，他说先进去坐坐吧，我说好的。刚进去，里面一个小伙子用眼神把我们赶了出来，他说酒吧还在装修呢。我们只好笑笑，出来，接着走。又到了一个酒吧，有人正踩在梯子上挂牌子，一块红色的牌子，昏暗，上面写的什么看不清了，也许是因为记不得了，后来我路过那里的时候，却再也找不到那个酒吧了，或许它已改成了旁边一群餐馆中的一个，或许它还在那里，只是里面变了样，我认不出来了。或许，我根本就没有去过那里，一切只不过是梦中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天挂着的红牌子，上面写的好像是什么什么“梦缘”。

我在那个什么什么梦缘的酒吧里喝什么了，或者他抽烟了吗？怎么我都记不起来了？我把台灯往近处拉一拉，想照亮电脑屏幕，好让我能清楚地回忆起来。可是，什么都记不起来了，仿佛不曾发生过。可我，那些日子，我都干什么了，发生了些什么？难道我真的遗忘了，是我把它都放下了吗？就像火车经过了一个地方，经过了就经过了，什么风景也没带走。那我，是不是要高兴？

是不是要高兴遗忘得如此彻底，才证明我真的往前迈了一步，而不是停留在那片风景中，把它糟蹋，或者任它淹没。我是不是应该笑一下，庆贺自己的成功？毕竟，我几乎是用眼泪筑了一道梯子才得以翻越它厚厚的高墙。

那么多沉寂的夜晚被我压缩成了一块饼干，或者一块芳香的巧克力，我现在品尝它，一边心酸伤感，一边享受它美好的汁液，等它彻底融化了，那些日子也就真的走过了。啊，这是多么好！我走进洗手间看镜子里的自己，仿佛一下子从镜子的背面又跳回到了镜子的前面，仿佛一下子镜子和我都变得非常明净。

镜子成了长长的时空隧道，从哪一天说起呢？

